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二十六回 不忘舊鶯姐欲捐軀 因忌才鳳姑思退位

話說寶玉正在園中拜堂之時，那邊鬧出一件事來。只因黛玉仍要住瀟湘館，寶玉先前做親的屋子已騰空出來，麝月、秋紋、碧痕同小丫頭們都挪在瀟湘館伺候，連文杏也過去了，獨有鶯兒不肯出來。這一天寶玉做親，鶯兒看見益增淒楚，也不出去瞧戲，悶坐在自己屋裡。到晚上孤燈相對，只聽內外鼓樂之聲不絕，想起他姑娘，心中傷感，走出外間設靈之所，連總帳都已除去，一室空空，棺槨又遠停鐵檻寺，呆呆站了一會，仍回房內。聽見外邊迎娶到門，戲文煞了台，這裡寶母、王夫人、鳳姐同女眷們一齊擁進大觀園裡，連丫頭、媳婦們都走個空，只留幾個看屋子的老婆子不敢走開，在炕上打磕睡。此時鶯兒住的屋子冷靜，猶如從前寶玉同寶釵做親的時候，那邊瀟湘館裡沒有一個人去走動的光景。講到寶玉娶的寶釵，哄寶玉說是林姑娘，鶯兒是知道的，想林姑娘也受過委曲。寶玉出去做了和尚，一輩子不回來倒也罷了，那知把我姑娘恁死，他和尚做不成回來，仍舊娶了林姑娘。雖然是各人的緣分，但我姑娘不能死而復生，這冤苦好比沉於海底。我在這裡住一天，看了他們，增一天的怨氣。就便離了這地方，也活得無趣味，不如尋個自盡，找著姑娘同在陰司裡過日子，倒比陽間自在些。鶯兒這個念頭不是此刻才動，所以日間早向一個老婆子屋裡要了一包鉛粉，只說有個用處。預備停當，一時主意已定，哭了一會，便取鉛粉包子抖開吞下。不多時毒發肚疼，倒在炕上亂爬亂滾。

正在危急，可巧一個看屋子的老婆子進去要蠟燭，見鶯兒在炕上喊滾，不知為什麼緣由，回身見地上雪白的灑了許多，連忙取燈照看，知是鉛粉，連包的紙還在。那老婆子一面叫人，自己趕到園內叫林之孝家的。才進園門，見了老田婆便問：「嫂子見林奶奶嗎？」田媽答道：「他在省親別墅伺候，這會兒正忙呢。」這一個老婆子又道：「我不知省親的別墅在那裡呢？」田媽笑著指道：「你尋上有蠱燈的路左手轉彎，望見那向南的屋子門前有牌坊，燈兒點得紅紅的就是了。」這老婆子依著田媽告訴他的話找尋，到省親別墅，見林之孝家的拉著王善保家的說道：「嫂子你是大太太那邊的人，難道就不懂這府裡的規矩？大太太同老太太在裡頭瞧寶二爺做親，一定短了你進去伺候？你不想想自己是個半邊人兒，只看咱們的大奶奶為什麼不過來呢。」林之孝家的話未完，那老婆子便上前告訴道：「林奶奶，不好了，鶯兒姑娘服了毒了，你老人家快瞧瞧去。」林之孝家的聽了，便向他兜臉啣道：「我瞧你年紀有了一把，竟是到三不著兩，你看我還離得開這個地方嗎？不趕早叫幾個人去灌活，失驚打怪的跑到這裡來，好沒眼色。」說著便走了開去。那老婆子不敢回答一句，只得忍著氣跑轉來，見已來了兩三個人。

有一個老婆子道：「救是有救的，要用黑鉛五斤，打一把壺，壺裡灌了酒，泡上土茯苓、乳香煮他一天一夜，埋在土裡，半個月拿出來喝了就好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依你這樣泡煮了起來，土裡的酒沒刨出來，人倒已經埋了。」說著，聽見鶯兒還在炕上哼哼，又有一個老婆子道：「看來毒還輕，快去取些小磨香油來灌下去，只要吐了就有命。」當下便去尋了香油灌治，也是鶯兒命不該絕，少停嘔出了許多毒來，喝了幾口米湯。那老婆子就在鶯兒屋裡歇了，隨時送些湯水。睡至天明，漸漸平復。那老婆子再三囑咐鶯兒，不要說在他屋裡取用鉛粉的話，鶯兒理會。

再講省親別墅拜堂見禮已畢，花燭引道，眾侍女張燈奏樂送至瀟湘館。賈母眾人各自回去，惟有湘雲這一班姊妹一同跟了來看。坐牀撤帳已畢，又鬧了一會才各散去。

此時黛玉已挑去蓋頭巾，紫鵝、雪雁幾個人簇擁著坐在炕上。寶玉等不到紫鵝們散開，便笑嘻嘻走近黛玉身旁叫道：「咱們到今兒也得見面了，我為了妹妹……」寶玉才說出這幾個字，又縮住了，轉口道：「妹妹統知道了沒有？」黛玉低頭不語。晴雯在外聽見，怕寶玉僂出什麼故事來。林姑娘才過門第一天，妝新擱不住他這樣歪纏，隔著簾子叫一聲：「請二爺呢。」寶玉聽是晴雯的聲音叫他，便轉身跑了出來，拉住晴雯的手不知從那一句話說起。對面看了一回，便問道：「你穿的什麼衣服？」說著，就來掀晴雯的衣袖，見有陪房媳婦們走來，晴雯慌忙脫身走了開去。陪房女人看表已交丑初三刻，便請寶玉安寢。

是時與黛玉二人雖無為云為雨之歡，都有相親相愛之樂，覺比從前款洽綢繆，意味判分涇渭，實有難以言語形容之處。

香夢酣濃，因各矜持早起，黎明已醒。黛玉起身梳妝，外邊已經伺候多時，同寶玉先往宗祠行禮，回來到賈母房中請安。賈母亦已起身，因昨日未曾瞧見黛玉的臉，今兒來了，便一手拉住，叫琥珀打起窗子，把黛玉臉兒細瞧一會，真歡喜到十二分。

不知怎樣心上一酸，幾乎掉下淚來，連忙忍住。黛玉看見賈母光景，亦不免眼圈兒一紅。賈母吩咐跟來的陪房女人道：「園子裡過來路遠，姑娘路上辛苦了，以後不必按著規矩早來請安。再消停幾天，隨姑娘的便，隨著姊妹們高興，人家到這裡來逛逛。」眾人齊應了一聲「是」，擁了黛玉到王夫人屋裡見過。王夫人亦如賈母吩咐。再至鳳姐處，順路走東角門回園。正要往稻香村，只見素雲、碧月兩個趕來阻步，黛玉便回了瀟湘館。

是日正請永昌宮主、北靜王妃、南安王妃、錦鄉侯誥命、臨昌伯誥命這幾位同眾勳戚命婦，賈母、王夫人俱按品大妝迎接。賈母吩咐林之孝家的：「請新人到來見禮。」北靜王妃道：「聽說新人洞房就在大觀園瀟湘館，咱們都要去逛逛園子呢，就一路逛到新人屋裡見了豈不是兩便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太覺不恭了。」於是眾人都進了園，一路賞玩園景，穿花渡柳而來。將近瀟湘館，林之孝家的先抄徑路去通知了，黛玉便盛妝迎出，接至裡邊，序次欲行大禮。南安王妃與眾人阻止，對賈母笑道：「這位就是令外孫女！記得太君大慶這一年，咱們也到園子裡來見過的，如今越顯得豐腴富泰了，真可謂丹山之種玉勝綉祥，總是太君的福分所招。」賈母連忙遜謝，眾人略坐一會，起身出來。見園子裡高下下千百竿翠竹遮映著一帶朱欄，綠蔭濃濃，苔痕點點，兩旁迴廊亦造得曲折精緻，沿牆引進一股清泉，往復瀦回浸灌，都道：「好幽雅所在，也只配太君這位令外孫女，如今是孫媳婦住的。」一路說笑出院，黛玉送至門外才回。那一群人，又轉過沁芳亭，繞出浣葛山莊，見省親別墅的燈彩未收。眾人問及，賈母告以欽賜寶玉在此間拜堂的緣故。

說著行至嘉蔭堂，讓進坐下。只見花木深處青溪瀉玉，石窟飛雲，兩邊畫樓繡檻，隱約於山拗樹杪之間，都道：「這裡很好，咱們何不在此坐坐呢。」王夫人聽了，連忙叫賴升家的把戲班子傳了來。一時鋪設齊全，呈上戲目，各人點了吉慶戲，開台便是《張仙送子》。賈母陪席恭肅盡禮，邢、王二夫人與尤氏、鳳姐俱站立值筵，按著榮府規矩，說不盡席上山珍海錯，場前檀板金樽。少停客散，各自回房安歇。

次日女眷們仍在王夫人院內坐席聽戲，內外宴客六天。外面係賈赦、賈珍應酬。花宴一天，亦在嘉蔭堂內。黛玉首席是鳳姐姊妹，探、惜姊妹作陪，並湘雲、岫煙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、迎春、香菱，還有喜鸞、喜鳳，連巧姐亦在其內，書不細表。

三朝後，黛玉命紫鵝取出送賈母、王夫人以及眾人的禮物，按照單開樣數各處分送，連趙、周姨處都有。湘雲們各人做的新婚詩送到黛玉處，正在事忙大概看了一看便貼於屋內。因見寶琴詩中有「通靈即是溫郎鏡」之句，便叫紫鵝取出那塊玉來，送還寶玉佩帶。一時寶玉進來，正要看湘雲們做的詩，見紫鵝手內拿著通靈玉，便接過笑對黛玉道：「這碰不爛的牢什子，不是為了妹妹，如何能到大荒山青埂峰下找他回來。如今這件東西，要算妹妹賞我的了。」說著，麝月上去與他係好，道：「你係上也該去告訴太太看看。」寶玉就往王夫人處去了。黛玉看見那金線絡子，想起鶯兒，向麝月查問。原來鶯兒服毒一事眾人都已知道，因是黛玉吉期，不敢在他跟前提及，今見黛玉問起，難以隱瞞。麝月還怕黛玉見怪鶯兒，支吾著不敢一直講出口來。紫鵝已明白這件事，便細細告訴了黛玉。黛玉沉凝半晌，不但不怪鶯兒，而且重他有義氣，就叫麝月去同了他來。麝月才掀簾出去，笑道：「史大姑娘同三姑娘來了。」

「兩個人進內坐下，探春看見黛玉掛的金鎖，走近去細瞧了一會。探春早已聽見內裡賞賜金鎖

一事，今見一面鐫的字樣，便問：「那一面又鐫的什麼字呢？」黛玉伸手把金鎖疊轉給探春看了，探春稱異。黛玉怕他們取笑

趨步仿照鐫刻，便說明這就是娘娘賞下來的。湘雲也看與寶玉這塊玉上字字相同，笑道：「林姊姊，你不表明來歷，免不了人家說你是抄襲舊文呢。」正說笑間，見玉釧捧了一盤金鎖——就是鳳姐帶來回聘之物，王夫人見寶玉帶了玉去，記起金鎖，叫玉釧拿來送還黛玉。黛玉見玉釧，細瞧他行動舉止，又想起他姊姊的話，便動了個垂青之意，叫紫鵲陪到那邊屋裡坐坐。雪雁自去接了金鎖收拾，探春見了正想探問來由，麝月已同鶯兒來了，探春、湘雲各自走散。

鶯兒自向黛玉磕頭道喜。黛玉見他面容慘淡眼帶淚痕，心上甚是可憐他，把好言勸慰一番，叫他挪了過來，別孤孤淒淒的一個人在那裡儘管傷心。那鶯兒並不是個糊塗人，雖然痛他姑娘，卻不能怨恨到黛玉身上，今見黛玉如此待他，也甚感激，便改口叫奶奶道：「我來服事奶奶願意，就不願伺候別人。奶奶這裡難道短了我這個丫頭，也不過可憐著我。我求奶奶說個情，送我到一個地方去就感戴不盡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想到那裡去呢？」鶯兒道：「我要去跟四姑娘。」黛玉已明白鶯兒心事，便道：「你要跟四姑娘不難，且到這裡來住幾天，等我和四姑娘說了，叫你過去就是。」當下叫老婆子跟鶯兒去把他的東西搬了來，說：「不要你伺候別人，閒著到園子裡去逛逛，再擷些柳枝子來編幾個花籃給我瞧瞧。」鶯兒笑笑，引著老婆子去搬他的東西，只得權在瀟湘館住下。

講到鳳姐這裡，忙過了幾天，便趁空兒把黛玉的妝奩簿細細查對，因一應器具箱只物件瀟湘館安置不下，什麼物件該歸什麼地方的，逐一注明號數登記准。奩銀十萬兩，五萬寄在庫上，吩咐且不用去支動，其餘是銀樓上匯的銀票，共有十幾張，要去照一照票的。一千畝畝田的契紙都已稅過，田在南邊，連各租戶的租券，並看莊子的家人花名冊亦在其內，等回明王夫人再送到黛玉處自行經理。

正在忙亂，寶玉由王夫人處轉到鳳姐屋裡，笑嘻嘻的在衣襟上摸出這塊通靈寶玉，叫道：「姊姊你送去的東西又帶在我身上了。」鳳姐瞧著笑道：「這可該謝媒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自然該謝姊姊，就是有一件事不得明白，言明了再謝。」鳳姐聽了，不知又要牽扯他頭裡乾錯的什麼事，便膽忒忒的問道：

「還有什麼事你不明白？」寶玉道：「寶姊姊同林妹妹兩個人都是從小和我玩笑慣的，先前娶了寶姊姊來就不會說話了，如今林妹妹也是這樣，難道做了一個女孩子總要過這一個不會說話的關嗎？」鳳姐「撲嗤」的笑道：「林妹妹還妝新呢。」寶玉道：「見了熟人也妝新嗎？為什麼和史大妹妹、三妹妹這一班人又不妝新呢？我倒還要問姊姊一句話，姊姊在家裡時候和我們璉二哥哥是不大見面的，姊姊到這裡來越發該妝新了，到底幾時才和璉二哥哥說話呢？」鳳姐臉上一紅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問出這樣話來，叫我怎樣對答你呢？你還去問你林妹妹罷。」

「平兒在裡間屋子裡聽了走出來，也和寶玉耍笑了兩句，寶玉自覺沒意思，訕訕的走開，自回園子裡去。」

鳳姐向平兒道：「你看官也做了，還是這麼傻，怨不得傻出奇怪怪這些故事來。我想起先前的事，原白使的心計太重了，就一個人兜攬起來，都算我的錯，如今把石沉海底似的一個林姑娘，原是我去撈了起來交還了寶玉，沒有對不住林姑娘，老太太跟前也可以贖罪了。我的罪名，就只死的苦了一個寶姑娘，活的苦了一個姨太太，也都是前世的一劫，不用講他。看咱們這個地方，將來也難站了。寶玉的喜事，算有了老太太這一宗支撐過來了，攔不住後手不應。上年年底老翁在任打發人來要銀子，二爺急的什麼樣似的，我看不過，沒法兒把我的墊了下去。二爺說暫挪個窩兒，如今丟到爪哇國裡去了。再蹦出什麼事來，我還有嗎？難得林姑娘來了，這裡的事怕他還辦不了？千里搭長棚，沒有不散的筵席，不如回到那邊受太太的熬煎罷。」平兒道：「林姑娘家拿來的不少，可以有個通挪。」鳳姐道：「你說出好話來了，林姑娘的陪嫁肯放在公中使用嗎？就便有個挪移，也等到三年兩載，林姑娘實在自己看不過去，憑他發心。這會子還是簇新新的媳婦，咱們現站在這個地方，掉了牙去和他開口？」平兒道：「這幾天我沒有見林姑娘的面，瞧不出他光景。上年要回家的時候，看他這一場病回了過來，全個兒不是頭裡的脾氣了。」鳳姐搖頭道：「未必，林姑娘是有心機的人，你們那裡瞧得出他來呢。」話未完，只見王夫人屋裡的小丫頭進來道：「太太在老太太那裡請二奶奶過去，看林姑娘送老太太的禮呢。」鳳姐便把炕上料理未清的東西交給平兒，忙到賈母處，一路笑了進來道：

「太太叫我來看林妹妹孝敬老祖宗的什麼好東西？」說著，便看見擺的西藏赤金無量壽佛一尊，八寶嵌鑲盤螭壽星拐杖一根，東珠佛頭珊瑚念珠一串，金玉如意四支，三藍顧繡西池蟠桃赴會福色哆呢呢炕幔一掛，刻金五彩妝蟒朝服一襲，朝裙一條，七襄天孫錦四端，鵝黃湖縐四聯，紫絳羽縐四板，內造佛青寧綉八端。鳳姐笑道：「這是林妹妹的孝心，也難為他孀娘配搭這些好東西出來，有了錢一時也沒處找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也不希罕這些東西，就這林丫頭家去了又來，做了我的孫子媳婦孝敬我的，我看了很歡喜。自然他婆婆那裡也有的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林親家太太也多禮了，送的金鍾玉磬兩架，七尺珊瑚一枝，羊脂玉連環供壁兩對，百福盤金猩紅大呢炕圍一條，餘外同老太太一樣的。」賈母道：「林丫頭先前住在這裡，你做舅母的也疼了他幾年，如今做了他的婆婆，該盡他一點子孝心。」

我算他後兒該回九了，怎麼辦法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件事同璉兒媳婦商量過，正要回明老太太。林姑娘家裡遠，新宅子裡又空空的沒有他一個親人住著，不如叫班戲子擺幾桌酒就在咱們家裡熱鬧一天，老太太看好不好？」賈母道：「也使得。接連聽了好幾天戲，人也乏了，我聽說林丫頭家裡帶來一班小清音，叫他們就在林丫頭屋子裡，寶玉同他姊妹們玩一天就是了。」

「話未完，小紅走來偏向鳳姐道：「寶二奶奶打發人來送禮，平姑娘請奶奶回去呢。」賈母問他：「說什麼？」鳳姐道：「這是當不起，怎麼連我們那裡都送起禮來？」賈母笑道：「你是個大媒，送的禮越發比咱們該豐盛些才是。」鳳姐道：「老祖宗說起謝媒，倒有一個笑話講給老祖宗太太聽呢。」於是把寶玉講的女孩兒家總要過不會說話的一關這些話，前前後後統學說與賈母、王夫人，聽了都笑起來。因見小紅還站著不走，賈母便叫：「鳳哥兒回去把林丫頭送的禮收了，打發來的人走罷。」鳳姐同了小紅回去，王夫人自陪賈母說話。再講寶玉，自鳳姐處回到園中，正要往紫菱洲找湘雲說話，頂頭碰見紫鵲帶了兩個老媽子走來，寶玉便問：「那裡去？」紫鵲答道：「姑娘叫我去送禮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送禮為什麼叫你去呢？」紫鵲道：「那是送妙師父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姑娘又幾時與妙師父交往起來？」紫鵲笑道：「怪道頭裡的事你一些兒也不得知道，上年姑娘回家，妙師父還同史大姑娘們替姑娘餞行。送姑娘的人回來，姑娘送過妙師父好些東西，史大姑娘們統有的。還有送你的，你見了沒有？」寶玉歎口氣道：

「你姑娘家去送我的東西，人家肯給我瞧嗎？」紫鵲道：「這倒不是人家不給你瞧，那時候你已經走了。我問的是你回來見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也沒見呢。你姑娘送我的的是些什麼東西呢？」紫鵲道：「我沒有瞧見，也不過南邊的土儀，不是麝月與秋紋替你收拾著？去問他們就知道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。」說著就來拉紫鵲的手，不知紫鵲怎樣光景，寶玉有何話要問紫鵲，下回分解。